

〔法〕 吉·戴卡尔 著

魔鬼传奇

魔女传奇

[法]吉·戴卡尔 著

钱志杰 译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Guy des Cars
LA TRICHEUSE

根据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57年版译出

责任编辑：马素华
封面设计：曹威恒

魔 女 传 奇

〔法〕吉·戴卡尔 著
钱志杰 译

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)

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：7.25 字数：159000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2-0218-4/1·33 定价：2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故事发生在战后的欧洲。

四十多岁的法国女人依达是美国亿万富翁的遗孀。丈夫去世后，她把年幼的女儿留在美国，只身移居法国巴黎，并且结识了三十多岁的法国律师迪凯纳。三年的交往使他俩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然而一次口角之后，依达不告而别。迪凯纳多方寻找，才得知依达不愿见他，去了美国。

一年以后，迪凯纳在巴黎某游泳池偶然认识了来自美国的伊迪丝小姐。有件事使迪凯纳惊奇不已：伊迪丝酷肖依达，唯一不同的是伊迪丝只有28岁。迪凯纳把这种感觉以及过去与依达的交往如实告诉了伊迪丝。伊迪丝说，依达就是她的生母，目前住在美国，她们母女确实十分相象，但是住在美国的母亲妒忌女儿与她同样美貌，不愿女儿也住在美国。两位年轻人相爱了，不久后登记结婚，双双前往直意大利北方的科摩湖畔欢度蜜月。

科摩湖畔的小夫妻陶醉了，正当他俩分享着良辰美景的时候，他们收到法国西南比亚里茨市某旅馆发来的急电，称依达在当地病危。因伊迪丝偶有小恙，夫妻二人商定，由迪凯纳次日驱车先去比亚里茨了解情况。然而，迪凯纳找遍了比亚里茨全城，也丝毫不见依达的踪影。他莫名其妙，束手无策，这时候，科摩湖畔又打来长途电话，请他无论如何火速赶回意大利。他连夜赶了回来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新婚的妻

子伊迪丝溺死在科摩湖中。他不相信妻子这个游泳健将会溺死，认定这是一桩复杂的谋杀案。新婚丧妻给年轻律师以沉重的打击，他的情绪也由欢乐而变消沉了。

近几年发生在他周围的一连串事件，一个个象谜一样萦绕着他：不辞而别的依达来法国病危却又不见踪影，蜜月旅行中的伊迪丝不幸遇难，凶手却又逃之夭夭，似乎命运之神在与他开一个弥天的玩笑。他下定决心要找到依达，要解开伊迪丝遇难之谜。在各国警方协助下，终于一切真相大白，完全出人所料。

祸从天降

生平第一次，他把汽车开得如此飞快。

生平第一次，只因收到一份寥寥数字的电报，他便这般风风火火地驱车赶路。就在几周以前，他还对自己美满的幸福深信不疑。然而，看了那份电报以后，他却不得不忍痛割爱，把那良辰美景撇在阳光明媚的科摩湖畔^①。此时此刻的他，仿佛觉得自己正向某个莫名的深渊冲去。

前方路上有许多美不胜收的迷人风光，他却必须马不停蹄地匆匆驶过。他知道，那些景色这次不能使他留连驻足了。

巍峨的阿尔卑斯群山、浩渺的利古里亚海岸、斑斓的法国蓝色海岸，还有埃克斯城汨汨的喷泉、阿尔城饱经沧桑的剧场、卡卡松城灰白的城墙，以及连绵起伏的比利牛斯山脉，那一切对于他，不再具有一丝一毫的魅力。无论是崇山峻岭、大小松林、湛蓝的地中海、拉丁文明的名胜古迹，还是埃斯特雷尔滨海丘陵的红岩倒影、普罗旺斯农舍的金色瓦片、朗格多克果实累累的成排大树，以及巴斯克的艳阳蓝天，都不会使他分心。那些风光象一部硕大无朋的全景电影，他却无心去细看其中的美妙之处。

他千里迢迢渴望看到的東西，只有一样，那就是一块普

^① 科摩湖：意大利北部一湖泊，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南麓，以山水秀丽而闻名于世。该湖呈人字形。——译者

通的地名标志牌。在这条漫长的公路上，类似的牌子数以千计。那块牌子立在一座城市的入口处，上面写着这么四个大字：比亚里茨^①。那个城名可以总括他这次闪电旅行的动机和目的。他紧握方向盘，把万花筒般的景色飞快地抛向车后，只要没见到那块牌子，一切在他眼里都兴味索然。

无尽的柏油马路，象一头发狂的猛兽，拼命撩拨他、吞噬他，把他弄得头昏眼花。那不是高速行驶引起的眩晕，真正的原因在于糊里糊涂地冲向未知，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、危险气氛。

单调乏味的公路前方，仿佛有一个变化无常的幻景，其中不时显出一幅奇特、模糊的画面。他的神经高度紧张，他想，飞奔的汽车即刻就会追上那幅画面，捕捉到它，可是那幅画面每次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……他屡追莫及，终于失望了，但那不过是一刹那的失望，因为幻景又出现在数百米远的前方。始终是同一幅画面，时隐时现，似乎是在故意捉弄他。画面上是一张女性的面孔。

……那是一张闪烁变幻的面孔，仿佛某种未知的法则迫使那位难以捕捉的女性具有双重的外貌：她时而散发出依达那无可否认、然而毕竟徐娘半老的魅力，时而显现出伊迪丝那拨人心弦、朝气蓬勃的美貌……

两位女性的个性迥然相异，反映她俩各自生活的画面虽然也大不相同，然而两人相貌的大致轮廓却如出一辙。我们这位男子汉，一边寂寞地开车，一边凝神搜寻那不断后退的幻景。幻景勾起了他的联翩浮想，无论如何排遣不开，他渐渐感到由衷的苦闷。依达既是伊迪丝的生身之母，那么母女

^① 比亚里茨：法国西南小城，疗养胜地，濒临大西洋。——译者

两人都有炯炯有神的目光，都有性感丰富的嘴唇，并且看上去毫无二致，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么？

他一大早驶离贝拉角^①，刚上路就回忆起他与伊迪丝初次见面时的不可思议的情景。那段故事发生在五月份，地点是巴黎体育协会游泳池……

我们这位年轻男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站在高层跳台上的那位大美人吸引了在场所有泳客的目光，她正准备从跳板上跃入水中，她的长相酷似依达，20年前的依达……

两位女士相象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

他走近岸边，等候那位首次在体协露面的陌生女士浮上水面。

不一会儿，那位女士在离他几米远的近旁钻出水面。她头戴橡胶游泳帽，脸上挂着一闪一闪的水珠，眼睛瞪着他，似乎被他惊呆了的模样逗乐了。

“老天爷！”一副清脆的嗓音叹道，“瞧您那副模样！您看到我，好象大吃一惊……莫非我的‘飞燕式’跳得不怎么样吧？”

他一时答不上话来。女士两手攀着游泳池的边缘，不使身体下沉，继续说道：

“咱俩认识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想，不认识，”他终于结结巴巴地回答。

实际上他完全给弄糊涂了：听她说话的声音，不禁使人想起依达的声音，不过她的语调是乐呵呵的。他还清楚地记

① 贝拉角：意大利科摩湖畔风景区，地处该湖人字交点南岸尖角。

得，他最后几次见到依达时，依达说起话来不免唉声叹气……而眼前这位女青年对待生活却完全是个乐天派。

他大概暗中鼓了鼓勇气才继续说道：

“请原谅，刚才我那样盯着您看，是因为您象我的一个熟人，象得出奇。”

“真的吗？这样的口头禅我好象在哪儿听到过。”

“这我相信，不过今天我这么说，可不是无话找话套近乎呀。真的！”

女士仍然瞪着他，满脸的狐疑和讥讽。

“我明白了……”他十分难堪，便又说道，“我应该先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若弗鲁瓦·迪凯纳。这该可以了吧！”

“大概是想套出我的名字吧？我没什么特殊理由要保密，我叫伊迪丝·基林。”

“伊迪丝·基……？”

他刹那间目瞪口呆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此刻，他已不是刚才的一般惊奇了。女士打量着他，怀着真正的好奇心问道：

“您怎么啦？”

他反复咀嚼那个名字，如坠五里雾中：

“伊迪丝·基林……不！不可能！完全不可能！”

“事实上是很有可能！”她说，“您这样怀疑我的身份，岂不是跟骂我一样，懂吗？”

“再次向您道歉……”

“不算太晚，否则我可走了……老实告诉我，您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我吗？……没什么！我不过是吃惊罢了！我觉得您把我当成了疯子，算了，没什么！我只有一句话要问您：您跟

依达·基林女士大概沾点亲吧？”

“我跟她，好象再亲不过了，她是我母亲……”

她这么轻轻飘飘地说，却强烈地震撼了他：

“您真是依达的女儿吗？”

“喏，又来啦。您莫不是圣多马^①投胎吧？瞧您那副吃惊的模样，想必真的认识我妈吧？”

“认识……”

“最近您见过她吗？”

“一年没见了……”

“您要是不这么回答，我马上就知道您是个瞎话精。眼下我妈的确在美国。”

“啊？我一直不知道她在哪儿呢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您跟她不很熟吧？”

“比您想象的要熟一点……”

“那她出远门怎么不向您透点口风呢？”

“她那样做，大概有充分的理由吧？”

女士听到这里，莫名其妙地瞧着他，眼睛里流露出不安和怀疑。他马上意识到了，打算撇开这个渐趋微妙的话题：

“我已下过水，不妨再把外衣脱了陪您游游，好吗？”

“别劳这个神了！游泳池里人太多……还不如把我拉出来。”

年轻男士把手伸给她。她一跃跳上来，站在男士的身旁。男士马上发现：

“真不愧是个体育健将！”

他话虽这么说，内心油然而生的钦佩却不限于此：这位

① 圣多马：耶稣十二使徒之一，曾怀疑耶稣是否真的复活。——译者

几分钟前还是陌路人的伊迪丝·基林，无疑是他生平见过的最标致的女性。她的体形看上去更象少妇而不象姑娘……大概她已结婚吧？……她身材匀称，强壮丰满，体现出一种健美，没有丝毫因多余而显臃肿的脂肪……小腿修长平直，大腿结实优雅，关节秀气，手臂匀称，肩部线条优美、脖颈细腻。金色髻发象一道眩目的瀑布，随着她取下游泳帽的动作而垂落下来。依达也有这么一头秀发，不过那是红棕色的。

然而，年轻男士程度渐增的赞赏为一种莫名的不安所抑制：金发女郎的泳装领口开得很低，露出了胸脯的皮肤，似乎在极为自然地满足旁人的种种欲望，那皮肤也象依达的。

世上哪有长得如此酷似母亲的女儿，然而仔细想想，却不值得大惊小怪。若弗鲁瓦的惊讶主要在于，依达从未对他谈起过有伊迪丝这么个女儿呀……只有一种解释站得住脚：做母亲的一心要向所有人隐瞒这一秘密，不愿说出自己有这么大的女儿而让自己显老。依达活着就是为了讨人喜欢，除此没有别的意义。她的女儿命里注定长得跟她一模一样，却又青春年少。她若想到女儿日益具有无法授人的女性魅力，那该是多么痛苦绝望啊。年轻男士深知，他所了解的依达对她自己的美貌的确颇为自豪。既然女儿日益成为同自己竞争的最为可怕的手，她当然要隐瞒女儿的存在，越久越好。在恐慌不已的母亲眼里，伊迪丝是个危险人物：女儿夺走了她拥有的一切，这且不说，唯一她无法夸耀的青春魅力，女儿不是也有吗？对，依达隐遁不出，自然有她的道理……

经过这番闪电般的推论，我们这位单身汉才理出一点头绪。这时，他一反刚才的紧张，很自然地提议：

“我请您去酒吧间喝点什么，可以吗？”

“待会儿吧……老天爷开恩，今天是个大晴天。让我好好晒晒太阳。我跟别的天生一头金发的女人一样，想趁着有太阳晒黑一点……您可知道，我们的肤色要能再深一些，该是多么得意呀！半小时后再见。我很高兴喝一杯威士忌，庆祝咱俩交上朋友……”

她已走到草地上躺下，毫不理会仍然追随着她的目光。

单身汉在酒吧间等待的当儿，脑子里千头万绪，象一团乱麻。最奇怪的是，居然会在这样的地方遇上她……

她进来了，玉雕般的姿色、女王般的得意使她显得仪态万方，既勾引男客觊觎，又令女客吃醋。女人一见到她，就会本能地意识到，这位陌生女郎大可施展她做女人的本事，谁也敌不过她。欲望和愤恨是人们对待伊迪丝·基林的两种必然态度……若弗鲁瓦相信，依达的千金并不想挑起竞争的战火。她何苦要那样呢？她满脸自信，看不出内心有什么企图，不是吗？她无论在哪儿，必定能够成功。无论哪个男子都明白这一点。

她走到他的身边，虽然身穿朴实无华的印花连衣裙，却益发显得迷人。她把头发在颈后挽起，那种发式不但不使她显老，反而更使她象母亲，象“少妇”。若弗鲁瓦忘不了，依达也喜欢把头发这样挽起……

他有满肚子的话要问她，没想到她反而先问起来：

“您什么时候、怎么认识我妈的？给我谈谈吧。”

“在巴黎的一次宴会上，”他略微踌躇才回答。

“这毫不奇怪……我妈只有在她被人欣赏、大放光彩的场合才能生活！……这很符合她的年龄特点！您说是吗？”

他没有答话。

“她在繁忙无益的社交活动中，曾抽空写过一张明信片

寄给我。她说，她想长住迈阿密①……据我对她的了解，她一定是在那里搭上了个小白脸！”

“您真刻薄啊！”

“比不上她对我……”

她说这话时语气生硬，年轻男士觉得很奇怪。她的语气很快变柔和了，问道：

“佛罗里达，您熟吗？”

“我没去过美国。”

“您这样的小伙子没去过美国？我不信！”

“我估计，我这样的人在法国、甚至在欧洲，还有的是。”

“您要是到了我们那儿，一定会交桃花运！……外国人说我们美国女人很‘势利’，不过我倒觉得我们很多情哩……您这样的男子汉我们特别喜欢！您属于‘法兰西人’的理想类型。”

“您这是恭维吧？”

“在我们那儿并不都是恭维！”

“您是在美国出生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而且还是在那儿长大的。”

“我记得，依达……不，基林太太……对我说过，她丈夫是美国人。”

“唉！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。对于他，我没有任何印象。我想，假如他能看着我长大成人，我的生活一定不象现在这样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“至少他会喜欢我吧！……其实我妈也不坏……不过，

① 迈阿密：美国东南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城市。——译者

她是一个女人，如有可能，她一辈子不愿生下我。她嫌我！……想方设法避开我，真的，她曾把我送进美国最严厉、最封闭的寄宿学校！那时候，她在法国故乡当年轻寡妇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愉快。”

“您一旦成年，她就没法再要您住寄宿学校了吧？”

“不到我成年，她就管不了我了！我18岁就已进了大学……我在大学过得很舒服，学了许多有趣的东西，尤其是学会了交朋友，友谊也可以代替家庭……”

“过去，您不想了解您母亲的祖国么？”

“不想。只要她在法国，我就不想！她把我一人撇在美国，我无亲无故，在那儿度过了我的孩提时代，她还有心不去那儿哩。我终于明白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理由要跟她碰到一处……当然，地球是圆的，可是毕竟很大呀！只要我们母女俩真想彼此避开，我们满可以天各一方！所以，当我妈一年前突然去了纽约，并向我宣布：她已告别法国，决定从此要定居美国的时候，我想，我该迁居巴黎了！就这样，我才能第一次在这儿陪您喝威士忌……来，为法兰西干杯，若弗鲁瓦！你们国家我喜欢，您的名字不讨厌……”

“我的名字，您叫起来，听不出什么洋腔调！我看，真了不起，您毕竟在美国住了……”

“四分之一世纪以上，我还可以确切一些：27年啦……我讨厌兜圈子，我想在法国度过我的28岁生日。您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，该心满意足了吧？不用您恭维，我有数，我的年龄看得出来，可是并不显老！您呢？”

“34啦。”

“真看不出来，先生……差不多就是个小伙子呀！您怎么没想到问我为什么不结婚？”

“没想到，因为我知道您一定会回答说您不想结婚……”

“您很有礼貌，可到底还是被您猜着了……还能有什么理由会使‘迷人的伊迪丝·基林’迟迟不婚呢？这位‘倾城倾国的美人’不是拥有寻找意中人的一切嘛？她不是亿万富翁的独养千金吗？而且做父亲的明智地早逝，好让女儿在成年之日能继承一笔巨额遗产，不是吗？她还忙些什么呢……？她的法裔母亲只顾自己的幸福不管女儿，她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母亲而交上好运吗？真的，除非她打定主意独身一辈子，要是想进修道院。大家都不明白，伊迪丝·基林怎么还不结婚！瞧，一位素不相识的先生，一位名叫若弗鲁瓦的人，一眼就猜中了谜底：这位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姑娘，在众多的求婚者中，没有发现一个中意的。而且不幸之神偏偏又作出这样的安排：那些本可以讨她喜欢的男子，又早已有了归宿！可怜的伊迪丝·基林！……您呢？您的情况也这样不妙么？”

点头，外加一声假装感慨的叹息，这便是回答。

“您毕竟不象我这么多愁善感！”她微笑着继续说，“您是不是有点小小的感情纠葛？若没有的话，我会失望的！那会动摇我对你们的一贯猜想。早在寄宿学校时期，我就对我妈的同胞怀有那种猜想……”

“为了保持您对我们存有的可爱幻想，也许，您还是呆在美国为好？”

“也许吧……现在，我该走啦！”

“这么急吗？”

“这样说，才象话！是这样，我有一位女友，她很想结识一位外交官。她约我一同去赴那位外交官今天举行的鸡尾酒会。我已答应陪她去。肯定很无聊！我现在就预见得

到……”

“既是这样，还是陪我吧？”

“我妈迷上了所谓‘社交义务’，您怎么看？”

“您虽然没跟她一起生活，但我看您还是了解她呀！”

“唉！要说恰如其份地评价她，谁也比不上我！再见，但愿不会太久……您常来体育协会吗？”

“跟您差不多……”

“我第一次来这儿……”

“被我猜着了！我可以打电话给您吗？”

“那得早一点，我爱早起！”

“您母亲起床却不怎么早……”

她盯着他，愣了好一会儿才说：

“我明白了，您也很了解她，是吧？……得了，记住我的电话号码：巴尔扎克局1832。”

“我又猜着了！就是依达的号码……”

“依达？……其实，您这样直呼其名，并不奇怪。所有人跟我谈起她时，都这样当着我称她的名字。真有趣：我一直觉得，人们爱叫她的名字，而不说‘您母亲’，也不说‘基林太太’。那是本能，而不是怀有什么企图。您好象跟她很熟，一定知道她另有别名吧？依达这个名字，对她太合适不过啦！”

他没有吱声，他早就知道依达只有一个名字……

“她的一位好友甚至还告诉我这样的事，”姑娘接着说，“我妈喜欢让比她年轻一大截的小伙子随使用‘你’字跟她说话哩！”

他还是一言不发。

“您一定也是用‘你’字跟她说话吧？”

“就算是那样，也没什么！我认识许多人，他们都用‘你’字跟她说话。他们大概发现，对她，不必用敬而远之的‘您’字。他们知道，用‘你’字会使她高兴……”

“她的电话归我用了，连房子都让给了我。您还记得她的电话号码，说真的，过去您一定常常拨这个号码吧？……除非您有惊人的记忆力？”

“大概吧……”

“我还是想在走以前搞清一个问题：您是否爱过依达美人？”

“整个巴黎的人都一度或多或少地爱过她……不过，那都是往事了……巴黎人喜新厌旧是出了名的！依达明白了这一点，不过稍晚一些罢了。这大概是她迁离法国的真正原因吧……她在巴黎走红多年，前几年才开始受到冷落，人们又盯上了比她年轻的新面孔。她的心灵受了创伤，药方只有一种：隐居遁世！您对她好象耿耿于怀，您不满的根据是：您刚出生，她就把您撇下不管，您认为她存心要抛弃您。请您相信我，事实恰恰相反，依达不仅有一副好相貌，还有一副好心肠哩，很好的心肠……”

“她的好心肠大概都给了别人！”

“我看，您一想到这些就不舒服，然而您可以这样想，今天您百倍地报复了，只要是您呆过的地方，依达永远不敢再去！无论您走到哪里，都彻底扫除了人们对她的怀念：您不是年轻的‘她’么？”

姑娘没有回答，朴素的羞耻心似乎阻止她想到自己胜过了母亲。男士为这种谦虚所感动，不禁激动地道出了自己的感受：

“我很高兴认识您……”